

現在買書，包書皮幾乎是道必備的工序。很多大的書店，有自助的包裝紙，供客人自取。小的書店，有的店主或店員，則會親手包上一個印有店名和徽記的書皮。

包書皮

包書皮的好處，首先是保護書籍乾淨完整，避免破損；同時，又可保護私隱。捧着書在地鐵、巴士或飛機上閱讀的時候，難免有人看到書名而投來怪異的眼光（甚至很冒犯地偷拍並發布到網上）。

筆者某次在飛機上捧着一本《官場現形記》，就接收到了鄰座女士略加掩飾的鄙夷——「你怎麼看這種書啊？」她大概以為筆者是那種醉心「考公」執念的「官迷」吧。正如有人會把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誤認為是冶金技術教材一樣。而有了一個書皮，就像戴上口罩和墨鏡，或者糊上一層厚厚的海泥，無辨妍媸，也就省卻許多尷尬。

閒暇時，自己動手包書皮，也是樂事一件。比如那本厚厚的《官場現形記》，當天晚上就被我包了起來。當時書架上恰好有一張Sarah Brightman的銅版紙海報，順手拿來一用。結果，她的鼻樑正好與書脊重合，兩隻藍瑩瑩的眼睛分別在封面和封底凝視。這個無心插柳的DIY，甚至有點解構主義的小小成就感。

包書皮的物料，以銅版紙的海報、掛曆，或者牛皮紙為上品。前者光潔爽利，後者厚實有質感。報紙不結實，摺痕處容易磨損，但也會有意外小驚喜。

比如，用一張晚報給《局外人》包書皮。包好之後又發現，封底那一面的報紙，正好刊登着一則市民政局的新聞，該局在全局內部充分開展大討論，發動幹部職工的能動性，分頭幫扶困難市民。「局外人」被「局內人」被包住了。這點黑色幽默，與《局外人》的「調性」倒也算是契合，相信加繆也不會有意見吧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百里聞香

「百里香」這個名字，聽着很有意境，像武俠小說裏深藏不露的高手；看起來卻非常不起眼，個頭小、葉子扁圓，就算丟在腳邊叢草裏，也未必能區分開。當然，這都不是它的主戰場，只要進了西餐的廚房，請出它，整盤菜立刻好似點醒夢中人，瞬間「哇塞」起來。

百里香 (thyme) 到底是個什麼角色呢？聞起來有點檸檬的清新，又帶着松木的沉穩，咬下去還有一絲微苦。這種味道不會搶戲，但就是有本事把整道菜的層次感拉起來。說白了，氣質清新又百搭的，都可稱之為「萬人迷」。尤其在地中海一帶，比如法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，絕對搶手，從烤肉到燉菜，從意麵到披薩，當地人不止把它當調料，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：因為陽光充足雨水少，別的植物不好活，卻剛好成就了百里香。誰家後院裏都種上幾排，隨手一掐就扔鍋裏，彷彿下意識的習慣動作。

追溯歷史，百里香能算作「老戲骨」。古埃及人用它防腐，到了古希臘，則成了香薰，中世紀騎士們出征前，姑娘會送出百里香，象徵勇氣；等到文藝復興，大家的生活更講究，百里香也成了菜中常客，直到如今，在地球的東西南北，跟誰都聊得來，又從不喧賓奪主。

吃起來，作為香料的它着實值得「一頓猛誇」。不像迷迭香那麼烈，也不似牛至那麼野，嚼上去精緻細膩，帶着懂你的默契，香味慢慢滲進食材，讓人吃的時候忍不住一直回味。不然怎麼會成為普羅旺斯燉菜的隱藏主角？跟番茄、橄欖等食材擠在一鍋裏，卻能從頭到尾，把它們安排得明明白白。而最實用的，大概還是跟肉類同榮辱、共進退，尤其是羊肉，百里香的魔法蓋住了膻，才能從倔強中演化出一陣清爽，優雅地轉折，抬眼柳暗花明。

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人類目前難以解決的問題有很多，比如死亡，正所謂「做了皇帝想成仙」，前不久在青海黃河源發現的石刻，就被認為記錄了秦始皇使者求長生不老藥之事。肉體永存的問題既然解決不了，便追求用保存的記憶複製AI的自己，也是「想成仙」的高科技翻版。再如疾病，很多病雖不致命，卻難以痊癒，讓人長時間纏綿病榻，行動、思想都受到束縛。又如孤獨，有的人喜歡甚至享受孤獨，但恐怕極少人願意長時間、被動地處於孤獨之中。而當衰老來臨，疾病往往隨

之，孤獨亦不甘落後。老、病且孤獨，是死亡的綵排。這個時候，人不僅需要生活的照料，更需要心理支持。

然而，「久病床前無孝子」，這句俗話不是為「不孝」辯護，而是對現實困境的揭示。許多老人特別是久病的老人，確實承受着身體病痛和親人疏遠的雙重折磨。AI的發明，帶來了曙光。以老人陪伴為功能的AI，掌握老年病的護理知識，能夠實時捕捉「爺爺」「奶奶」發出的身體信號並作出判斷，更重要的是，它還是極

有耐心的傾聽者，可以日復一日、毫不厭煩地聽老人講述過去的事，甚至宣洩負面情緒。

當然，「久病床前有AI」，未必是那麼美好。儒家文化浸染下的人，嚮往的是子孫滿堂，如果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竟然落在AI手裏，那和「久病床前無孝子」甚至「絕戶」有什麼差別呢？如今已變老或即將變老的國人，作如是想的恐怕不在少數。不過，形勢比人強，就像工業化使核心家庭成為家庭的主流形態一樣，智能化也會讓AI分擔原本由家庭成員承擔

的任務，「久病床前有AI」大概率會成為現實。既然如此，不妨趁早和AI多多接觸，建立「感情」，這樣，即便真到了那一天，陪伴你的AI不用從USB端口接入你的資料現學現賣，想來也就更有可能成為床前「孝子」吧？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停船三里路

慢三里路。因為將要停船的時候必須預先放緩速度，慢慢地停下來，而停過之後再開，起初必須慢慢地走，逐漸地快起來，然後恢復原來的速度，這期間至少耽誤三里路的行程。

作家劉震雲講過一個同樣道理的故事，他的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六，但卻是方圓幾十里割麥子的「頭把鐮」，速度特別快。問她為什麼割得比別人快，她說割麥子時一彎下腰，就從來不直腰，直了一次腰就會想直十次、二十次，自己無非是在別人直腰的時候，割得比別人快一點罷了。

二〇二五年田徑世錦賽正在進行中，筆者作為一個馬拉松愛好者，全程觀看了男子選手和女子選手的馬拉松比賽。舉辦地東京高溫，對選手是極大考驗，四十二多公里的賽程裏設置了多個補給點，但頂尖的選手去賽道邊取水時不會放慢速度，更不會專門停下來取水。幾步之間即定勝負，速度一旦降下來，經常追三里路也不一定趕上去。

想到自己這些年，因為各種原因走走停停，耗費了不少心力體力，卻沒有什麼大進步。像樂器學習，買過笛子也買過口琴，每個愛好都在剛有

點眉目的時候放了下來，結果自此「刀槍入庫，馬放南山」被束之高閣。停船耽誤了三里路還能再追，我的很多愛好與打算，卻是停船後直接「擱淺」在了原地，從此再沒有起錨，留下許多遺憾。

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最怕改壞名

藝術家創作的時候，很多時都要為其作品構想一個合適和有特色的名稱，藉此吸引受眾的注意，亦可讓作品呈現特性。翻譯家處理作品之時亦要仔細考量，如何將原作的名稱或內容翻譯到位，既不失原文意思，成品亦更容易獲得受眾理解。戲劇家鍾景輝King Sir自上世紀中葉引進不少西方翻譯劇到香港劇壇，譯名時便花了不少心思。例如著名美國現代劇本《推銷員之死》，King Sir便不採用直譯方式，而取名為《淘金夢》，符合了當年的文化風氣。翻譯家陳鈞潤亦曾將法國劇本《西哈諾》中譯為

《美人如玉劍如虹》，別具一番韻味。

《論語·子路》篇記載：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」可見「名正言順」有其具體目標和實際需要。最近某些國家將其政府部門「國防部」改名為曾於十八世紀採用的「戰爭部」，實在令人大惑不解。「戰爭部」的英文名稱是Department of War，那麼該部門就是要發動戰爭和處理一切戰爭事務嗎？「戰爭部」的工作人員，每天都要背負沉重壓力，以至日思夜想如何安排戰爭嗎？倘若如此，世界豈不是

再步入歷史深淵，重蹈人類以往曾犯的錯誤？

世上很多事情都需要三思而行，雖說一個部門名稱並不足以代表該國家的立場，但易淪為笑話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鄉間音樂慶典

躍在布魯日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安布羅西奧斯·本森的音樂主題作品《鄉間音樂慶典》。

出生在意大利隆巴底大區的安布羅西奧斯·本森於青年時期來到布魯日習畫，成為了當時城內名畫家傑拉德·大衛的弟子，因此其畫風既有意大利文藝復興傳統，還包含「弗拉芒原始派」的北方文藝復興韻味。《鄉間音樂慶典》便是從當時威尼斯掀起的「Fete champetre」（鄉村宴會）風潮開啟的。畫面正中央四位男子摺

着三位女子在室外就餐，餐桌上擺着麵包、水果、酒水以及樂譜，其中畫面最左側的男子正在吹奏長笛。在畫面的最右側有一位身材矮小、手持長笛邁向另一位男子的黑人侍者，似乎意指二人即將合奏。

身材比例的差異也凸顯了北方文藝復興並未完全遵循科學透視，仍舊按照人物主次尊卑來刻畫的繪畫傳統。左上角是遠景的風景，右邊則是看似布魯日城內的建築，用大自然作背景也是十六世紀上半葉的流行趨勢。畫中



人物的「開臉」仍舊非常具有尼德蘭地區的特徵，但面部表情和光影過渡柔和很多，此細節反映出兩種文藝復興風格的融合。儘管畫家和作曲家並未處同一時代，但畫作的音樂主題也算切題。

「碟中畫」亨利·普賽爾兩首宗教作品／《鄉間音樂慶典》



逢周三見報

外灘煙霞

下午五點半，烏雲籠罩在頭頂，雲層的間隙之中仍能透出一絲陽光。站在和平飯店旁銀行大樓的十九樓，外灘古早的建築群保留着曾經的容顏，東邊陸家嘴一帶鱗次櫛比的高樓仍然在陽光的照射下金碧輝煌，向西南望去，黃浦江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分割線，把這座城市的明與暗、新與舊隔成兩半，西南一側的古老建築籠罩在烏雲裏，暗淡了歲月痕跡，真的讓人感覺穿越回了抗戰勝利後的上海灘。

時光穿越回一八四六年，上海剛被闢為商埠，不少銀行、洋行、報館紛紛在這一帶雲集，但多是外資控股，直到十九世紀末，中國的銀行業、航運業才在外灘留下自己的印記。通商銀行在外灘成立，輪船招商局在此設立總部，中國銀行則在此壯大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，中國銀行的總部成為外灘僅次於和平飯店的第二高樓，這座大樓的內部立柱仍然是九十年前的原件，大

廳也沿用了曾經的裝飾。

時至今日，外灘已不再是租界，也早已不再是那個要用建築高度證明民族自豪感的時代，外灘的「萬國建築群」經歷修繕之後，更像是旁觀者，見證着這片土地日新月異的變化。

下樓來到滇池路與中山東一路的交界口，馬路對面陳毅元帥的雕像威嚴地守護着這片土地，外國遊客拿着相片望向江對岸，拍攝着世界上最壯觀的城市風貌之一，而戴着紅帽子的老年遊客團，則在帶着大喇叭的導遊引領下，好奇地打量着外灘的建築風貌。

烏雲逐漸散去，日暮給外灘披上了一層金光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《逃出重複世界》

周末看了合家歡音樂劇《魔法童話之逃出重複世界》，恍若拾獲一顆被海浪打磨多年的貝殼：外表質樸，內裏卻藏着珍珠光澤。嚴格而言，這不是一齣專業級的商業演出——演員都是來自香港星動音樂劇團的學生，從五六歲到十幾歲都有——但演出的效果卻十分驚艷，無論是編劇、編曲、編舞還是舞台設計，《逃出重複世界》總會時不時有一些小巧思，令觀眾會心一笑，整體效果遠超想像。

《逃出重複世界》講述的故事既貼地又天馬行空：三位同學被困在「起床—上學—睡覺」的環形世界之中，因生活的一成不變而消沉，即使投入遊戲世界也因困難而「卡關」。退出遊戲，他們發現現實世界更陷入了重複又重複、似乎永遠沒有「明天」的怪圈。於是，他們被迫在一遍遍的重複中探索和成長。

謝幕時，演出的歌唱指導何志文介紹說，《逃出重複世界》是星動成立十周年的作品，而在劇中飾演主角之一的演員，就是在星動學習了十年的學生。那位演員看上去也就十五六歲的樣子，算起來，大概五六歲就在學習音樂劇了。

想到不久之前剛剛看的《大狀王》，再看眼前的《逃出重複世界》——今天舞台的小演員，或許就是明天聚光燈下的大明星。也正是因為有了藝術團體在「今天」的努力，才能源源不斷地為香港的音樂劇和戲劇舞台發現和培養「明天」的可能。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